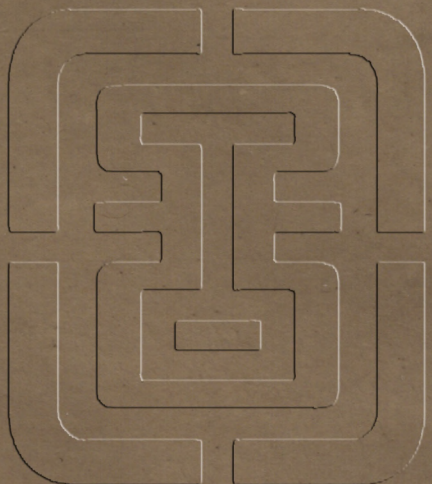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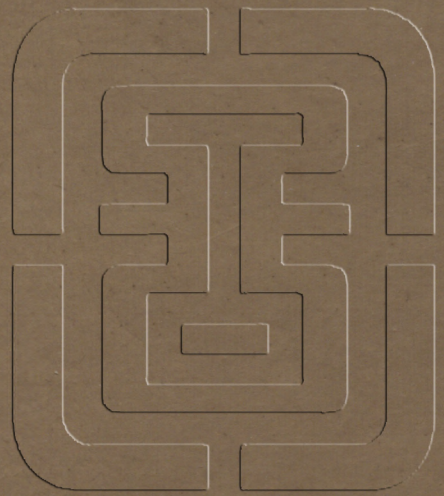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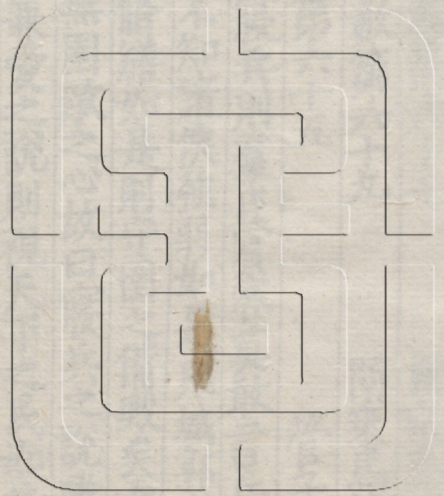
三百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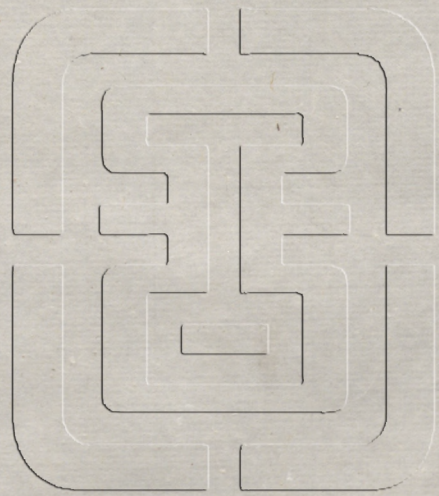
子18-4



管子  
四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履容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音之士脩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

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今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今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

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

矣是敲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  
黨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  
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  
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  
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  
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  
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  
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

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  
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  
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  
理則跡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  
不盡舉則國貧跡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  
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跡遠不私  
近親不孽跡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  
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  
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  
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  
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

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  
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  
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  
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  
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  
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  
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旣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  
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  
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  
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

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  
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  
其所成必知其所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  
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  
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  
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  
故曰慶勉敦勸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  
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  
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  
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  
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

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  
逆則人不用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  
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  
度怒而行也度怒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  
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用力不可以苦  
用財奢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  
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奢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  
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  
則必有崩地堵壞之心故由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  
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  
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

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今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  
致之故曰頓卒台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  
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  
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  
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  
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  
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  
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

號令不足以使下介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四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跡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

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



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在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三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音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今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

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三王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跡遠而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兩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

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

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今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為惠於法之內

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

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

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若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

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慝惡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言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

不兩進之勢也。故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  
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  
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  
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  
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  
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  
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  
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  
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  
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  
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  
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  
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  
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群  
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  
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明主在上位則責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  
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  
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  
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  
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

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  
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  
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  
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  
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  
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  
之法行主之今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  
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  
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祿養所與佞  
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

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  
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  
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  
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  
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  
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  
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  
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  
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  
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臣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



道其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  
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  
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  
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  
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  
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  
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  
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  
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  
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  
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  
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  
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  
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  
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今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群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其  
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  
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  
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柶稷百日不柶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

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策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策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策乘馬爲之柰何

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策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朝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脩官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豕者為庸故脩官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三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官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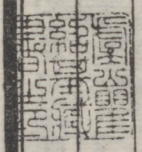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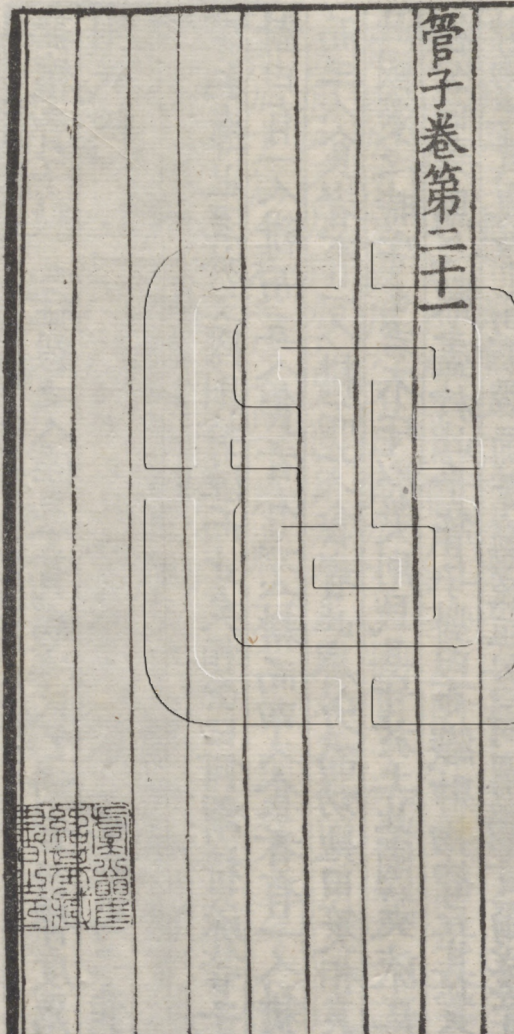
無擅賣子數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三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闔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負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

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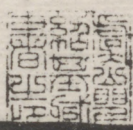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脩衣服不衆則女事不秦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宰大夫少宰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



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績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肥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十年而十也歲藏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締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歐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十

鹽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使鹽筴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外今鹽之重升加分

釜百也升加二疆金二百也鍾二千十金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

疆金五十也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外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外今鹽之重升加分

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

而大女之所食鹽也 禺筴之商日二百萬 禺讀為偶對也商計也對其

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 十日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

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

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

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 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十

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

國之籍者六十萬 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男五十已上為老女也

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

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夫

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

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 若猶 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

其事立 大鈹謂之鈹羊昭反 行服連 蓋名所以載 輶 羊昭反 輦 居王 者 大車 必有

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 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疆而取 刀之重加

六五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 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 耜鐵

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 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疆 其餘

輕重皆准此而行 其器彌多 然則舉臂勝 音 事無不服藉者

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

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 饒鹽於吾國 彼國有鹽而雜 釜十五

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

權之釜以 我未與其本事也 與用也本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以重推

錢之類也 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

有山海之金而民不罪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  
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  
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  
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信親而死  
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  
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租籍  
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兩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猶計也請求也  
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  
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  
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

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  
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  
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  
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  
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一取什愚者有不贖本之  
事贖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  
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綴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  
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  
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  
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其家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

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

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其家富并

鈞羨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疆本趣耕本謂務農

趣讀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

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棗窩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歲適美則市糶

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

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

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

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

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

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

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古莫反可得

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泚平萬物之滿虛隨

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

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

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禾耜械器鍾饌糧食畢

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

本謹也春賦以斂緡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關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緡帛也方夏農

利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

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

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爲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爲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



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毀壞廡室以田畝籍

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養也以正戶

籍謂之養言贏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說避其籍則五者不可畢

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

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

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

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

籍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

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其

利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

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高斂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

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食十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

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

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

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

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

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

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

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

為杆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

陳係壘索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彈於繼

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

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反

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  
然后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  
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后千乘可足也萬乘  
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后  
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sub>音虞</sub>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  
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  
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  
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  
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  
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  
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  
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  
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  
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  
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  
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  
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sub>古莫</sub>之終歲人已衣  
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群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  
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前檀柘之壤有肥下漸澤之  
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  
財物不籍於人畝十鼓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  
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

管子  
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  
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  
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  
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后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  
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日終  
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  
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  
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  
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王上  
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  
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筮國奉使穀反准  
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脩游人出若

千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  
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  
穀准幣直幣而度之穀爲下幣爲上首都百縣軌據穀坐長  
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二在下幣重而萬物輕  
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  
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  
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  
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泰夏民之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  
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  
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

子對曰秦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秦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用先備之所謂未報器械種饟糧食必取要焉則寡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秦春功布日春織衣夏單衣捍寵壘箕勝簞觚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賞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簞觚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

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斂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斂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賞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賞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官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管子曰鹽鐵撫軌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

小租巨家美脩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以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三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三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年與少半藏參之不足以傷民而農夫勤事力作故天毀塋古地字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靖子見反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

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

重則見射輕則見洩故與天下調洩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

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

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

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策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策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

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萊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要賈一粟  
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筴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筴也  
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筴桓公曰善今  
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筴其無能者矣桓公曰今  
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  
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筴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  
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  
平其派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  
數輕重之筴也二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  
五操事在君之使塞桓公曰何謂使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  
問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  
君請以國筴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

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筴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  
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  
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  
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  
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  
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  
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因揅而咨然後  
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

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  
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  
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  
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  
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速占得失  
以為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  
相亂此謂君棟筆承反說  
文與極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  
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  
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  
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  
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  
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各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  
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  
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  
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  
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  
至泉曰關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  
為用者其數可比

百里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今過之平盤之中今力呈反過之衡置  
之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

提起發也提蒙  
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決也  
中大夫

齊爵曰東海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  
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

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若勞若以百金

之龜為無貨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貨也無貨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一日而

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貨立龜為寶還四年伐孤竹後四年丁氏之

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

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寶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

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拜入粟不敢受

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孤竹謂

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

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三齊之壤筴也用貢

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

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

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

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

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

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

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

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

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

使不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



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侖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合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

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孰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所食多少其數君表皆知之則必積委幣委其邑也各於縣州軍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總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秦秋國穀去參

之一去歲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

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穀

秋時下令收糶也則魏李愷行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令言去三之一者納中熟為准耳秦春國

穀倍重數也秦夏賦穀以市古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

秦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

以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

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

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

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

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也彼重之相歸如水

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

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

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止巨壙

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伍失民

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之筴守一鄉以家之

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

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

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桓

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

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諸城

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

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上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下復筴也大夫旅穰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

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晉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龍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終綯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波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母子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

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

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幣乘馬者

目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後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

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

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

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州

萬二千五百鄉二千五百家為家為州齊雖周朝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為債鄉使州

使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策出於穀輒國之策貨幣乘馬

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甚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

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禾種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

之也詳輕重之本有難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今乃布藏於官府巧幣

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

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

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

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

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

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

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

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洿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洿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齊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接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刃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而救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

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鎰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萬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奪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

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餘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弊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

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沫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  
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

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

躬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

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重泉之戎戎名也假設此戎名欲人憚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

不行穀十二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粟也子外友以避重泉之戎而國

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

而市緇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

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

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

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

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

升加分耗而金五十升加一耗而金百升加什耗而金千君伐

菹薪煮沛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

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

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脩河濟之涑南

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

伐菹薪煮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

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

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

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

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厭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后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嬀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秘鋒世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數焚師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

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

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也以大夫

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

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

子將委質者

諸國君之子若輸公子開方魯公子季友之類

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鄉大

夫豹飾

鄉大夫上大夫也神謂之飾

列大夫豹檐

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檐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

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

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

財物萬人得受其深此堯舜之數也

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

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

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

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重山竭澤人君以

數制之入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



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爲司馬不能爲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剝以爲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爲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饑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其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違君守其涂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間市朝間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斂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三

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執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卹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

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磻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曹青一筴也禹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播鑪麩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禹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餘遠其至脆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王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貢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四十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貢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貢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管子曰疋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

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十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成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擅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除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

擻民也輕重不調無擅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踈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十二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虜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禽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知

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國以安已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金山立幣成菹丘立駢牢以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斃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

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吝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

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子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積餘藏羨時甚重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甚重之家曰城肥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鏹之數不得爲侈奔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金鏹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

不偷而爲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兩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兩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子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依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軻苦禮切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弓弩多匡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鴟之舍近鷓雞鵠鮑精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譬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關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鵠鴟之所在君式譬而聘之菹澤之民間之越乎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雞鵠鮑彼十鈞之弩不得菹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弔而弓弩無匡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籍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籍於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籍於木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籍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籍而可管子對曰君請籍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

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籍鬼神乃可得而籍夫管子對曰厭  
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大也王者乘勢聖人  
乘幼與物皆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更五  
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  
魚以爲脯鯢以爲郁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  
邦布之籍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  
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  
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派大夫立沼池  
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令隱三川立負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  
仞今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

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  
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燬而行火曰  
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

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相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  
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草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  
薪莞大曰薪  
小曰莞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俸夏有以浹若此租稅  
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之耻也  
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鐘之家  
不得事鞮千鐘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  
菜若此則空間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耻有所歸其手搔之



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可得聞乎

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

荑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

不工用之不善天下俛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

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水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

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煮沸火為鹽正音征而積之

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

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

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

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

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圍之國本國自無速饋

而食國與與樂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壹千餘

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

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

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

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

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

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

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

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后可以通財交芻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天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草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墮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為天下王管子曰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除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

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水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

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  
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  
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  
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  
以今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  
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寗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  
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  
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以待鄰國癸  
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  
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  
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

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  
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  
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能  
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  
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曰虛十里之衍頓  
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曰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  
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  
四千也二十鍾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  
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  
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

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  
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怒  
鎗然擊金士帥然箴桐鼓從之輿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  
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奏子之賞不隨士不死其  
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  
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  
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  
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

不朝請文皮

他卧切  
落毛也

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

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  
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  
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  
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  
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  
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  
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第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速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

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  
負海子勇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使辭辭之使指也然  
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  
沸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沛水之鹽  
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支不善  
於群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  
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蕃商之所道財  
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  
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  
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  
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禹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  
千八百餘里其餘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  
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椎

一鎚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鑕一鑿一鉢時橋切

屬切鑿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長針也一鉢時橋切然

后爲女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  
對曰不可今發徒餘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  
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  
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  
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積山

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今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

來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母穀一士母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涿沿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抱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

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比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行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



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為之出賂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富商蓄買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壘不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文也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藉

農

屯戍也發師置屯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斗為鍾

百鍾之家不行千鍾

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倫反窮力救反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

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把填焉把猶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

使其數直猶當也謂使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

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

間壤壘之壤無不發草此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

列大夫中大夫

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

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壹高壹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

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得四者之序發號出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勣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右石壽謀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

曰請以今城陰里

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龍

龍亦重也欲其

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

因使玉人刻石而為

辟

刻石刻其蓄石

尺者萬泉八寸者八

千七寸者七千珪中

丁仲反

四千瑗中五百

好倍貞日瑗

璧之數已具管

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今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

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

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

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冷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 右石璧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

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即任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賔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

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  
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  
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  
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  
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寔戚馳而  
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苦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  
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下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  
反報曰北方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  
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  
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

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  
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負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  
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今賀獻  
者皆以鑲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  
坐長什倍請以今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  
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鑲枝蘭鼓其買中純萬泉也願以爲  
吾貧萌使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  
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  
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使苦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  
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  
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使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

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  
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下高亦高天  
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  
對曰昔萊人善深練苾之於萊純錙網綬之於萊亦純錙也  
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慕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  
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其苾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  
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稔而足用欲

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金

五鍾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曰鉅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鉅

二錢也請以今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使其籍若此則

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

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子之陳

無種者子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

準以五穀今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

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臣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業所行權術

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

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阡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

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

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

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

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

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芒屨買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

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立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  
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北國有慟風重投  
之哉北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  
簞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  
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  
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  
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  
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  
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

夫嬖寵被絺綌鴛鴦含餘絺齊鐘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  
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  
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  
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  
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  
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

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或事失其本業今欲取

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今

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表比皆望白其門而高其閭亦所以貴重之州

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弊而聘之

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資石鹽而與勿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

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今日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報夏有以使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辭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

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浹瓊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閒桓公曰諾行今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浹瓊洛之水通之抗莊之閒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良鯉巨雄

翡翠小鳥皆歸之亘昏飲此水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雛買爲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列技良地巨雄新冠五尺請拔彈懷九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屢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纊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今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今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立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

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

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囿京者二

家大囿曰京君請式式用也璧石璧也聘問之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鉅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今

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為囿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囿京者三家君式鉅

而聘之名顯於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囿京上以給上為君壹舉而名

實俱在也民何為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中終始可得聞乎管子曰正月

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實平麥之始也

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

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

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一非

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

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漬之以辭可以為國蓋且君幣

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

動言操辭左右之沫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

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

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狐突之

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新芻之所生者斥也

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

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

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



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衍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貲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蹙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

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鑛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脣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壺鞅十七淇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

築而天下化之躬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  
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崧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  
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元強時享不上公其弱  
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逢蠶螯也齒之有脣也謹古字  
螯音尸亦

反言魯梁二國  
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

俗為緜徒奚反  
厚者謂之緜公服緜今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

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緜矣桓

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  
此近其墳也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

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緜千匹賜子金三

百斤什至而金三十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

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緜十三月而管子今人之魯梁魯梁

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緜緜而踵相隨緜謂連續  
也緜息列反

緜丘  
喬反車轂獨斷駢連伍而行獨斷也士角反三其車轂往來相  
駢而駢東西連而行皆趨緜利耳管子

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緜閉

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今人之魯梁魯梁之

民餓餒相及相及猶  
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  
速之賦正音征魯梁

之君即令其民去緜脩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  
千錢齊糴十錢穀十  
錢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

年魯梁之君請服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

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

管子對曰沐塗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今謂左右伯沐塗樹之

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闊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  
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  
者以其不捐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  
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  
沐浴樹之枝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  
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  
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  
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  
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  
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糶

三百七十齊糶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十二八月萊  
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  
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  
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  
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  
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  
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十萬求  
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  
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群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  
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群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  
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

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脩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脩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莘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曰今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

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三錢幣脩使三年而代服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谷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

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毋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脩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脩械器七月脩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備矣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纁青摯王摯帶王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曰犧牲

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鑿鑿墮甕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耨懷鉛鉛又擅權集纁緣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以冬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以春日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

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母聚大衆母行大火母斷大木誅大臣母斬大山母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也以夏日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子祀於太極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白

措玉搃帶錫監吹埴簾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

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纁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母行大火母斬大山母塞大水母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纁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植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

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獲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  
陽宜死者生宜墊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  
獲渠當脅軻蓑笠當耘耨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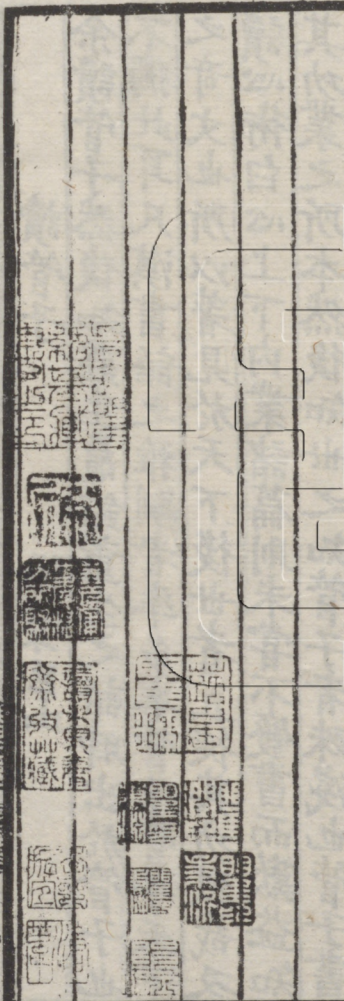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二十四

讀管子

張嶠巨山

余讀管子然後知莊生鼂錯董生之語時出於管子也  
不獨此耳凡漢書語之雅馴者率多本管子管子天下  
之奇文也所以著見於天下後世者豈徒其功烈哉及  
讀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篇則未嘗不發書而歎益知  
其功業之所本然後知世之知管子者殊淺也管子書  
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賁宥作侑況作凡釋作澤此類  
甚衆大臣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  
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  
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  
乃以爲澤恩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  
之注者復繆於訓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知世傳房

玄齡所注恐非是予求管子書久矣紹興己未乃從人借得之後而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用上下文義及參以經史刑政頗爲改正其訛謬疑者表而發之其所未解者置之不敢以意穿鑿也既又取其間奧於理切於務者抄而藏於家將得善本而卒業焉



管子世鮮善本往時曾見陸勅先校宋本在小讀書堆後於任蔣橋顧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後有長方印記其文云翟源蔡潛道宅墨寶堂新雕印驗其款式當在南宋末年中缺十三至十九卷即其存者取與陸校本對亦多不同蓋非最善之本也甲子歲余及陶蘊輝携書於都門得大宋甲中秋楊忱序本板寬而行密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素直一百二十金嘉慶余亦重其代購之意如數許之遂得有其全本案大宋甲申不言何朝核其板刻當在南宋初以卷末附張巨山讀管子一篇也內有鈔補并偽刻之葉在第六卷中遍訪諸藏書家無可借鈔時錢唐友人謂余曰嘉興某家有影宋鈔本与此正同余聞之欣然久而無以應我之求適陶君往嘉興於小肆中獲其半檢所缺葉一完好字跡與刻本纖毫丕爽方信影鈔者即從余所得本出而下半部偶失之耳命工用宋帛從影鈔本重摹綴鈔補偽刻之葉而重裝之管子至今日宋



刻始完好無闕豈非快事取對顧氏小字本高出一籌當是初先所  
據以校劉績之本者也後錢唐友人來詢之知嘉興所見者即此鈔  
本其不肯明言在書肆者恐余掠之先得孰知已有代購之人為  
始之終之伴作西美之合我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士礼居重裝并  
記

中克翁黃玉烈



戊辰正月从瞿氏段得此本与海寧唐崇甫  
常韻張純卿同校一過于稍刻本之上并  
記此戴聖先于始城山書局

